

THE KING'S
BLOOD AND THE COIN
THE DAGGER

国王之血

龙族遗产 [卷二]

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/ 著 董宇虹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THE KING'S BLOOD

国王之血

龙族遗产
(卷二)

[美]丹尼尔·亚伯拉罕/著 董宇虹/译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Copyright © 2012 by Daniel Abraham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
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 Simplified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2)第104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族遗产. 第2卷, 国王之血 / (美) 亚伯拉罕著; 董宇虹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7

The king's blood (the dagger and the coin)

ISBN 978-7-229-09809-4

I. ①龙… II. ①亚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5623号

龙族遗产(卷二): 国王之血

LONGZU YICHAN (JUANER): GUOWANG ZHI XUE

[美] 丹尼尔·亚伯拉罕 著; 董宇虹 译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联合统筹: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邹禾 肖飒 唐凌

特约编辑: 王伦航

封面图案设计: 郑晓君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杨媚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4 字数: 300千

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9809-4

定价: 55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“我的名字叫玛可斯·韦斯特。”

里纳尔睁大双眼，瘫倒在软垫上。

“你听说过我，”玛可斯说，“那你就该知道，仰赖贵族血脉不是最佳选择。你母亲是个小祭司，跟一个被君主流放的王族男人喝醉过酒，这就是你的保护伞。而我？就连国王也曾死在我的剑下。”

“国王？”

“呃，只有一个，但你明白我的意思。”

里纳尔想说话，但他必须咽口口水，润润喉咙，方能开口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我想要回我们的财物，或者说，要回你手里剩下的所有属于我们的财物。我没指望它们能抵消我们的损失，但可以作为一个开始。”

“你想怎么处置我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把你交给法官？也好，我想跟你达成一个共识。”

序章·吉特师傅

Introduction · Masterkit

名为吉特普·罗克马特的叛教徒站在城市柔和的雨幕中，血液里的污物在压迫他、驱使他，但他不为所动，只觉担忧和恐惧涌上喉头。

在克沙特、博加或普特的任何城市与村庄，神庙都是当地的核心建筑，是自豪与荣耀的焦点，也是所有人生活的轴心。然而，沐浴着坎尼普的无上荣光，神庙不过是上千类似建筑中的一座，虽然拥有令人敬畏的规模、景观和气度，却淹没在众多同伴当中。

坎尼普是安提亚帝国的核心，而安提亚帝国则是全世界原血族的权力中枢，只是这座城市比统治它的王国更为古老。每个时期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，每个世代都在前人留下的废墟上繁衍。如今，垫在深色鹅卵石街道下的并非土壤，而是前一代留下的残骸。这是一座充满黑色与金色、财富与赤贫的城市。城墙于四围高耸，仿佛在吹嘘自己固若金汤。贵族区里随处可见雄伟的府邸、高塔和神庙，仿佛所谓的庄严很平常，很世俗，很微不足道。假如坎尼普是位骑士，他将身着黑漆盔甲披戴精细的羊毛斗篷；倘若是个女子，她将漂亮得让人移不开

目光，却又威严得令人不敢亲近。当然，它是座城市。它是坎尼普。

细雨染黑了石墙和高柱。宽阔的台阶自街面升起，通往平台，再通往阴影中的柱廊。那面蜘蛛大旗——色红如血，中心绘着蜘蛛女神的八方徽章——挂在往外伸展的屋檐下，下半截被雨水浸成深红色，上半截笼罩在屋顶的影子里，在微风吹拂下波纹起伏。狭窄的路面上挤满了安提亚最显赫家族的马车和轿子，人人都想在光滑的鹅卵石街道上争得更有利的位置，谁都不愿退让一步，以免给对手留下机会。这时才刚刚开始融雪，要是到了夏天的议政季节，这地方将水泄不通。王堡的高大塔楼耸立在北边，被雾气蒙成灰色，顶层直入重霄，笼罩在云中——仿佛凌渊王座的手正伸向四面八方，凌驾世间一切。

叛教徒把斗篷的兜帽往前拉了拉，遮住面庞，藏起头发。他的胡子上挂着细小的雨珠，有如落在蛛网里的苍蝇。他在等待。

安提亚的英雄站在最高的台阶上，他微笑着，向零星几个赶早进城并走进昏暗神庙的权贵点头致意。他是盖德·帕列库，新任艾丙勃男爵，亦是艾斯特王子——西米恩国王独子、凌渊王座继承人——的庇护使。他从阿斯特里堡王室的阴谋中拯救了王国。要说形象，盖德并不像国家英雄。他长了张苍白的圆脸，油腻的头发梳在脑后。他的黑色皮斗篷本来是按更壮实的身形裁剪的，挂在他身上就像块华丽的窗帘布。他站在红色大旗下，样子活像初登舞台的新秀演员。叛教徒似乎看到他正在心里背诵台词，并伸长了耳朵等待仪式开始的信号。

正是这人，把早被世人遗忘的女神信仰带了回来，丢在这个除了塞拉米斯角之外最大帝国的中央。若是在宗教氛围更加浓厚的时代，这座神庙也许要努力挣扎才能扎下根，然而安提亚的祭司们从很久以前就已沦为政治喉舌和墙头草。女神之音本来就没人能长久抵御，在这里更是找到了愿意倾听的耳朵。贵族们源源不绝地涌入，如木偶剧开场前的孩子一般，因异域、颓废和新奇的密语而兴奋不已。

他们完了。他们的城市，他们的帝国，他们伏在乳母胸前学会的

真相，都完了。如同麻风病的第一块白斑，腐坏已经侵入他们的城市，却没有一个人能看清它的真面目。他们可能永远也看不清，直至渐渐陷入疯狂。他们将会死去，却永远不明白自己变成了什么。

“喂！老鬼！”

叛教徒转过身。只见一个扎苏鲁族士兵——青铜色鳞片，黑色舌头，穿熟皮甲，戴着橙色底色的徽章，上面盘着一条巨蟒。在他身后，一个年轻女子正在男仆的搀扶下走下镀金马车。男仆的制服跟士兵的同色。女子则披着一件过度宽大的黑色皮斗篷——现在到处都流行这个。

“你在这儿干吗？”扎苏鲁人质问，一只手按在剑柄上。

“没干什么。”叛教徒回答，“我不知道自己挡路了，很抱歉。”

士兵在喉咙深处嘟囔一声，转过目光。叛教徒转身走开。在他身后，响起锐利而轻快的锡铁铃声。那是召集祷告的铃声。上一次听到这声音时，他还年轻，正在半个大陆之外的山中神庙做祭司。刹那间，他仿佛闻到泥土和甘甜井水的气味，听到蜥蜴在岩石上爬过的摩擦声，尝到咖喱羊肉的味道。除了当年的村落，世上再没有其他地方会那样烹制羊肉。一个深沉的嗓音开始召集祷告。听到这些几乎遗忘的音节，叛教徒血液里的力量亢奋起来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。而千百个儿童故事里早已警告过，千万别这么做。

一个如公牛般健硕的男人穿着大祭司的绿金两色长袍，正在做仪式的准备。叛教徒不认识他。看来，他认识的大祭司已经死了。好吧，蜘蛛女神做过很多承诺，但其中不包括不朽的生命。她的祭司也会死去——这个念头是个安慰。叛教徒裹紧廉价的羊毛斗篷，消失在大街小巷组成的湿水迷宫中。



深渊如天神切下的一刀，把坎尼普从中间劈成两半。五六座真正的桥梁，用厚重的石头和钢铁交织而成，从崖顶伸出，横跨深渊，高悬

在空荡荡的半空中。另外，在深渊低处，两边崖壁比较贴近的位置，还有无数用铁链和绳索搭成的临时索桥。坐在崖顶边缘，城市的历史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：废墟一层一层又一层，重重叠叠，到了最底层，就连远古建筑也湮没在岩石当中，只剩零星裸露的拱门和绿锈斑斑的青铜器具。从龙族及更早的时代至今，坎尼普屹立的这块土地上一直有城市，它总会在前一座城市的残骸上萌芽生长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十三个种族中最穷困的男男女女仍居住在城市血肉深处，以暗无天日的洞窟为家。而那些地方，曾是前人的储藏室和舞厅。

“你从没考虑过排水沟的问题。”斯密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空气说。

“我相信没有。”叛教徒一边脱下斗篷一边说，“为什么你觉得我应该考虑？”

演员们在紧靠深渊的一个大院里躲雨。马车门都开着，但舞台还没放下。卡莉背倚车轮，盘腿坐在地上，正往一条蓝色长裙上缝珠子。他们今晚准备演《新娘荒唐事》，剧中的帕提亚夫人要穿这件略显浮夸的礼服。桑达和贺尼特在房后排练，他俩手持木棍，脚踏舞步——正是剧中卫队长背叛安森·阿兰森的最终一战。新人演员查丽特·苏恩坐在一边，双手压在大腿下，嘴唇喃喃翕动，仿佛在祈祷。她一脸焦虑，惹人怜爱，毕竟今晚是她第一次出演《新娘荒唐事》。麦克尔不见踪影，大概跑到市场上买肉和鱼、跟小贩讨价还价去了。时间还早，等他回来再做准备也绰绰有余。就是这阴郁的天气，搞得天色好像很晚了似的。

“哎，你想想，”斯密特朝雨水点点头，“建造一座城市，真正的要点在于掌控自然，不是吗？这场雨可能看着不算大，但坎尼普是座大城市，全加起来雨水就多了。就是眼下，你看看，像不像神祇把整条河竖起来了？这么多水，总得找个去处吧？”

“大海，大海，无垠的大海，”叛教徒引用两年前演过的一部剧里的

台词，“正如万川归入盐浪，世人亦终有一死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斯密特揉着下巴说，“可重点是，它该如何认这儿流到那儿，不是吗？”

叛教徒露出微笑。

“亲爱的斯密特，我相信，你刚刚说的是个隐喻。”

演员故作无辜地眨眨眼。

“是吗？我还以为我们正在讨论排水沟呢。”

叛教徒笑了。他带着这个小小的剧团环游世界，至今已有十五年。他们曾为国王和野蛮强盗表演。在十三人种中，他调教过八个种族的演员，有过三个种族的情人。他是吉特师傅，全名吉特普·罗克马特，这是他更早之前为自己起的名字，那时，他刚从一个由沙漠岩石和疯狂组成的子宫诞生到这世间。他扮演过上千角色。如今，但愿老天保佑，让他还有时间再扮演一个。

最后一个。

“卡莉？”叛教徒说，“说句话。”

长发女人点点头，将针收进袖口，把一把珠子小心翼翼地放到礼服的杯形皱褶里。那个位置看似随意、未经思索，但没有一颗珠子能逃脱。叛教徒微笑着点点头，漫步进公共院落里的另一个棚子。那儿除了一个冷冰冰的铁火盆和一张石头长凳，别无他物。砖块铺成的地面有一部分被雨打湿，原本浅浅的红色和绿色变得厚重，像涂了瓷漆。他坐在小长凳上，卡莉坐在他旁边。

是时候了。悲伤已在心中压抑了好几个星期，再也无法置之不理。几个月前，在奥利瓦港一间酒吧大厅里，当他第一次听说女神的旗帜在安提亚飘扬，恐惧之火便已点燃，到如今更是成了他的老伙伴。悲伤是后来才出现的，他一直尽量把它推到脑后，时刻告诫自己，才能把喉间的梗塞和胸口的负担压下去。现在，他再也压不住了。

“吉特师傅？”卡莉问，“你在哭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他回答，“男人若只会流泪，我们认为那太丢面子。”

卡莉伸出手臂，抱住他的肩膀。如同水手远航前喝下最后一口新鲜的淡水，吉特竭力记下身边人的感觉——贴在颈后的手肘的弯曲度、肌肉的切实重量、马鞭草和肥皂的香味。他颤悠悠地深吸一口气，点头表示感谢。过了很久，他才能说出话来。

“我相信，我们需要再找一个演员。”他说，“要年长的男人，身量厚重些，能演父亲的角色，也能演恶棍，例如福克斯大人和魔王奥库斯之类。”

“你的角色。”卡莉指出。

“我的。”

雨丝细如针，敲打在头顶的茅草棚和棚前的砖石上。外面假剑挥舞发出的敲击声，还有挥剑男孩发出的哼哼声。贺尼特加入剧团的时间比卡莉更久，斯密特演过的角色比卡莉更多，但卡莉能够领导他们。他走之后，如果还有谁能把这小小的流浪家庭凝聚在一起，那就只有卡莉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她问。

“我觉得，有些事我必须去做。”他回答。

“我们可以帮忙。”

“我相信你们会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叛教徒扭过身，直视她的双眼。卡莉的手臂从他背上滑下。她的双瞳跟头发一样乌黑，而且很大，让她看起来比实际更年轻。叛教徒依然记得，七年前，在自由城邦玛西亚的那个夜晚，他第一次见到了在公共广场跳舞卖艺的女孩。那时她还是个刚长成的大姑娘，野性、饥渴、不相信任何男人。天赋和野心如同烈火的热量，从她身体里散发出来。奥珀尔曾警告他，这个女孩可能会招惹麻烦，但也同意代价是值得的。如今，卡莉已经长成完全成熟的女人。叛教徒心想，也许这

就是养育女儿的感觉吧。

“我担心，如果要同时照顾你们所有人，我就无法完成我要做的事了。”他说，“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我觉得，只要我心里想着你们个个都平安无恙，那么其他一切我都可以牺牲。”

“听起来，你预计付出的代价。”她说。

“是啊。”

卡莉叹口气，唇边露出扭曲的微笑。每次她遇到麻烦，这种微笑便会出现。记住它，叛教徒告诉自己，记住她扭嘴唇、挑眉毛的样子。牢牢记住。用心去记。

“唉，讨厌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离开你们，我真的很难过。”

“你心里有适合那些角色的人选吗？”她问。

叛教徒能看出她内心的痛苦。他背叛了她，遗弃了大家，但卡莉没有埋怨他，就像她不会切掉自己的脚趾。他真希望能握住对方的手，可是卡莉已经定下了谈话的调子，叛教徒没有驳回她的立场。再也没有了。

“有个剧团在北方巡演，叫‘帕尔林·乐贺和塞巴斯·贝林’。三年前，他们发生过两个成员争演同一个角色的事。你去找他们，也许能挑一个已经熟悉台词的演员。帕尔林是哈维金族，如果你带他到南方，说不定还能增添点异国风情。”

“那我四处打听一下吧。”她说，“你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今晚。”叛教徒回答。

“非得一个人吗？”

叛教徒迟疑了。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还没想好。他面临的是个不可能成功的任务，注定会失败，正如它注定要来一样。他的牺牲属于他自己，所以十分容易。但要求别人同他一起自愿赴死，可就不像请人求帮忙那么简单了。然而，既然关系到成功与失败、世界的救赎与

灭亡……

“也许不是。”他说，“有个人或许能帮上我，但那人不在剧团里。”

“要是我打听那让你不得不走的神秘任务究竟是什么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卡莉问，随后又自相矛盾地说，“但这是你欠我们的。”

叛教徒舔舔嘴唇，为他从未说过的话——即使是对自己——寻找言辞。找到之后，他“呵呵”笑了。

“也许听起来有点浮夸。”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捋着胡须。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弑神。”

茜茜琳·贝尔沙克

美狄安银行奥利瓦港支行的发言人和代理人

Cithrin bel Sarcour,

Voice and Agent of the Medean Bank in Porte Oliva

美狄安银行奥利瓦港支行的发言人茜茜琳·贝尔沙克走出支行。她高昂着头，神情镇定，胸中却燃烧着怒火。在她周围，奥利瓦港正走进春天。庆祝雪融节用的鲜艳布旗和闪亮的人造宝石虽然点缀着大街小巷，但已缓缓失去光彩。残雪躲在午间阳光照不到的暗影里。茜茜琳的呼吸在脸前凝成雾气，仿佛她的心脏是个喷吐白烟的火炉。对她来说，空气中的寒意十分遥远。

在她前面的鹅卵石街道上，好几个种族的男人女人来往匆匆。皮毛光滑、缀满珠子的可查丹族，面庞瘦削、肤色苍白的辛奈族，披着黄铜色或金色鳞片的扎苏鲁族，黑壳的提兹奈族，以及身材丰满、脸颊红润的原血族。有人对她点头致意，有人给她让路，但大多数人并不理会她。虽然身为全世界最大银行的代表，但走在奥利瓦港的朦胧天空下，她也不过是个穿着考究裙子的混血辛奈族女孩。

走进酒吧，温暖的空气轻抚她，飘荡其间的啤酒和面包香味也在努力安慰她。她感觉腹中的纠结逐渐放松下来。愤怒开始动摇，露出

本来面目，原来它只是掩盖绝望和沮丧的面具罢了。一个年轻的辛奈族男子走过来准备接她的披肩。茜茜琳解下披肩，从紧绷的唇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。

“老位子吗，执事？”他问。

“谢谢，维利尔。”她回答，“那样最好。”

侍应咧嘴一笑，夸张地鞠了一躬，做个请的手势。换个日子，茜茜琳也许会觉得他的动作很迷人。她的老位子在后面，与大堂隔开，半隐在一道布帘后。坐在那儿需要多花几枚硬币。有时候，若她觉得自己的状态适合礼貌谈话，她会坐在大堂的长凳上，跟在场的任意客人聊聊天。虽说，靠近南边的码头会有更多水手和旅客带来的传言，与龙道相接的中心广场、大教堂以及总督府那边会有更多关于北方陆上贸易的消息，但这酒吧离她的银行最近——老天作证，那就是她的银行——再说，并不是每次聊天都要追逐利益嘛。

一个女孩——是个可查丹族，主要上日班——送来一碟奶酪和黑面包、一个装满黑葡萄干的木雕小碗，更重要的是，还有一壶上好的啤酒。茜茜琳用力点点头，努力露出真诚的微笑。即便女孩看出茜茜琳的神情有什么不妥之处，她的表情也被脸上的柔软皮毛遮住了。可查丹人真是天生的牌手，茜茜琳一边喝酒一边想，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戴着面具。

大门打开，阳光洒进大堂，一个人影出现在光芒中。不用看面庞或身躯的任何细节，也不用听对方清嗓子的声音，茜茜琳就知道来人是雅丹姆·黑恩，她守卫队——她的守卫队——的副官，也是自她逃离万奈时起就认识并陪伴她至今的两人之一。那座城市已被焚毁，所有市民都已死去，所以，雅丹姆也成了世人当中认识她最久的一个。

查古人轻轻地从地板上走过。虽然查古族身形如此壮硕，可他的举止却安静得令人惊讶。他在茜茜琳身旁的长凳上坐下，像狗一样竖起的耳朵往前倾斜，身上散发着旧皮革和剑油的气味。他的叹息悠长

而深沉。

“看来，进展很不顺利？”他问。

“是啊。”茜茜琳回答。她很想学学雅丹姆和韦斯特队长那简明又戏谑的语言风格，可有些话就是忍不住跳出口，“她根本不肯听我说。我花了整个冬天去谈那单生意啊。没错，是有风险，可都是低风险。”

“但派克不这么想。”

“没错。”茜茜琳说，“该死，我恨那个女人。”

从签下那单生意的一刻开始，茜茜琳就知道，向她的公证人交代将是一件很烦人的事。数月以来，茜茜琳全权掌握属于自己的美狄安银行支行的财富——任何貌似有回报的借贷，由她批准；任何看来明智的合伙经营，她会参与。她划破大拇指，在几十份协议与合同上按下指印。而且总的来说，她赚到了丰厚的利润。当然了，银行的建立文书是她伪造的，她签署的合同也是违法的。距她成年，继承父母托管在银行的财产，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真正成年人，还有四个月时间呢。只不过，即使成年之后，她还得分演这个年纪更大、只有四分之一原血族血统的女性角色。支行建立在谎言和诡计之上，所以接下来的数年间，她必须继续演出，直到有问题的协议全部合法化。她曾幻想把一切真相都曝光给公众，只为报复由卡斯总部派来的公证人，派克·厄特豪。

你什么都不能签。所有协议都要由公证人签署，只有公证人一人。公证人不在场时，你不可以谈判。意见被驳回，你必须接受。掌控权在总部手中。你只是个象征。仅此而已。

这就是当初给她的条件，她也答应了。当时，她为自己终于抓到一点谈判的资本而松了口气，结果一时犯下糊涂。她本来相信，一旦

公证人到任,那么设法夺回实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而在那之前,只是对她耐心的必不可少的试验,情况再糟也不过如此。公证人到任前的几个星期里,她每晚都在幻想中入睡:如何在老练的银行家面前假装温顺,提出见解,以赢得新来者的赞赏,并在对方心中营造好名声,直到对方信任自己的判断力。然后,她告诉自己,离重新为自己的银行制定策略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她的工作,只是战胜一个人而已。尽管困难,但也有希望。

真是个美妙的故事。

派克·厄特豪在深冬时抵达。当时茜茜琳正在大集市对面的咖啡厅里。她付钱给老板艾桑普尔师傅,租了屋后的一个私人房间。虽然奥利瓦港远在南方,但冬天的夜晚仍然来得很早。阴暗寒冷的午后,除了玩玩牌、消耗一下年老半盲的辛奈族老人的咖啡豆存货,就没什么可做的事了。那一天,咖啡厅里还有四个结束巡逻休班的女王卫兵,都是原血族,正跟另一个提兹奈族商人开玩笑、侃大山。那个提兹奈人打算在比兰卡过冬,等到春天再返回伊拉萨。茜茜琳已经听他讲了好几天的笑话,一边“哈哈”笑着捧场,一边等他透露些那个国家的消息。他们六个人把两张桌子拼到一起,正在玩一局规则复杂的牌戏。这时,门被猛地推开,一阵冷风卷走了屋内所有的暖意,吹冷了身体,也吹冷了心。

第一眼,茜茜琳以为那女人是个超胖的原血族人。她身材高大,肩膀和臀部都很宽,肥胖,但也强壮。她脚步沉重地踩着地板,走进屋内,解下缠在头上的黑色羊毛头巾。她的黑发里夹着灰发,笨重的下巴和肥厚的嘴唇组合成鱼一般的表情。她嘟着嘴,清晰地露出獠牙被磨掉后留下的空隙。竟是亚姆族。

“你就是茜茜琳·贝尔沙克?”女人说,“我是你的公证人。你有地方让我们谈谈吗?”

茜茜琳立刻站起,领着派克走到后面的私人房间。关上门,派克

立马坐到小桌前，沉下脸。

“跟卫兵打牌？你就是这样经营支行的？我还以为科莫·美狄安的发言人会在总督府里忙碌，或跟某个要员共进晚餐。”

直到现在，每当想起那句尖酸的话，想起那副轻蔑的表情，茜茜琳仍觉如鲠在喉。

“最冷的几个月里，没什么事可做。”茜茜琳一边回答，一边在心里暗骂自己的道歉口吻。

“我猜，对你来说倒是实话。”派克说，“我就有很多工作要做了。你是把账簿拿到这儿来，还是另有真正的办公场地？”

从那之后，每天都有小小的羞辱，每天公证人都会提醒茜茜琳没有任何权力，每天都有严苛的评语。几个星期里，茜茜琳用微笑咽下一切。之后的几个月，她都勉强忍住了。在这期间，哪怕那些攻击有一点点停顿，那张蔑视的面具上有一丝丝裂痕，茜茜琳都会视之为一场胜利。

这些根本不算啥。

“她说理由了吗？”雅丹姆问。

“她不跟南族做生意。”茜茜琳回答，“显然，九代或十代以前，有个南族聚落杀了她在普特的某些亲戚。”

雅丹姆扭头看她，双耳往后耷拉，几乎平贴在脑壳上。茜茜琳长饮一口啤酒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可我能怎么办？公证人不在场，我就不能谈判。我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。如果她不肯划指按模，生意就做不成。”

当初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，茜茜琳放弃了对支行的一切权力。如果派克给卡斯写信，说茜茜琳是银行的累赘，禁止她再接触生意，她也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。她掰下一块面包，心不在焉地嚼着，感觉这面包就跟用灰尘调味差不多。雅丹姆指指碟子，她把它推过去。查古人捏下一角奶酪，丢进嘴里。两人默默地吃了许久。壁炉里，炉火轻